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通旨卷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龔敬身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姜士安

四書通旨卷四

元　朱公遷　撰

教

脩道之謂教中庸一章　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大學傳九章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

倫也　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

右自立教之本而言之　已上皆主君道而言

愚謂脩道謂教兼以政言教以人倫專以教言脩道者教之綱也五品者教之目也孟子專言教之之道大學主言感化之機　又見治道類

有教無類衛靈公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述而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子罕）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述而）　孟子之滕館於上宫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盡心下）

右自設教之心而言之　已下皆主師道而言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子罕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雍也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述而　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

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盡心上 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告子下

右自施教之道而言之

愚謂文行忠信博文約禮是其教人之具也繩墨彀率即此而在矣至其所以教人之法則抑揚進退千變萬化而皆有以造就之所謂曲成萬物而不遺也

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誨人必

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告子上）

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盡心下）

右兼為施教受教者言之

　愚案一章主言下學之法一章主言心得之妙

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述而）

子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陽貨）

右即其行事而示之　已下皆施教之道

饒子曰無隱乎爾是就行處無非至理別無深晦底道理予欲無言是說行處都是實理不必於吾言語上求愚謂無言之故即無隱之費子貢之問有益哉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進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

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季氏

右循其序而進之

愚謂此所謂教不躐等者興詩立禮之序即此而可見性與天道不可聞者又因此而可知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

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憲問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子路

右因其材而篤之

愚謂即其施教而言則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正此

類要其成功而言則十子之列四科又可驗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曽是以為孝乎並為政　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雍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

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子路

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為政

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述而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進　子路問政

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並子路）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憲問）　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並陽貨）

子路問强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寛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中庸十章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為政　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

方也已（雍也）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衛靈公）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為政）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

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並顏淵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衛靈公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

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寛信敏恵恭則不侮寛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恵則足以使人陽貨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雍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並顏淵）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離婁下）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告子下）

右因其失而救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陽貨　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盡心上

右因其過失而儆教之

愚謂孟子之待曹交是即所以待滕更之意然於交則欲矯其麤陋之習於更則欲消其長傲之心

蓋教之多術也如此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憲問

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子張

右教小子之道

愚案子夏之言是總教以小子之事孔子之言是因其失而教以隅坐隨行之禮也又二章皆是學必有序教不躐等之意然本末一貫者也游夏分為兩段事則二子之言皆有病故集注引程子之說以助之

學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

右為學之本

愚案學問二字蓋兼知行而言之然此章則以求放心為本若大學三綱領之中則以明明德為本論語首章言學集註又發其藴而以明善復初為之本但求放心是先立其本學必由此而後進也明德明善復其初是務此以為本學必至此而後成也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述而

右為學之序自其用功而言也

愚案此章專以行言觀集注釋志字之義可見其為致知以後事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

右為學之序自其成功而言也

愚案此章兼知行言興於詩是知之功立禮成樂是行之功況知之而後能之三者皆有知行兼備之意也　愚案此二章是學者為學之序若十五志學一章是聖人自言所得之序又志學至不踰

矩是聖人希天徹首徹尾是聖人善信至聖神是
希賢希聖至於希天自首至尾是學者至於聖人
又十五志學與可與共學一章其等第亦不同志
學則適道在其中不惑則理明義精可與權矣不
踰矩則聲為律身為度權有不必言者矣

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
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
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

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陽貨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張子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離婁下

右以知言

愚案仕與學對則仕屬乎行六蔽與六言相對則六言屬乎行博學詳說承深造以道而言則深造之者重在行也仁在其中雖未及乎行而篤志二字亦篤行之漸也此聖賢之言所以無蔽也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而學

右以行言亦曰以行言而知在其中

愚謂前章言進德之事後章言篤志力行之事是皆主於行而言但致知力行皆為學而學問思辨亦為事故學則不固是統言之敏於事亦是兼言之其所包者亦廣矣　又案此二章是汎為學者

言之若吾嘗終日不食一章是專為思而不學者言之惟其有為而言故其語勢抑揚又如彼也

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學而 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子張

右總論為學而專以行言

饒子曰子夏是揀許多大底說子張是揀許多難底說愚案子夏之言有敝先儒論之已詳子張言

其可已矣而朱子以庶乎其可少抑之微意亦可見也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而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泰伯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子張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離婁下

右兼知行言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大學傳三章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　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

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中庸二十章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中庸二十七章

右以知行對言專以功夫言之也

愚謂學以會其理則學字屬乎知學以習其事則學字屬乎行惟觀其對待之語何如耳　又案致知力行與存心致知其先後次序不同必也明此理而後能盡此理此致知所以居力行之先也必

使一念全而萬理具然後可使念慮精而萬理明此存心所以居致知之先也蓋存心是全此理之統體致知是各隨其理而察之故與知行之序不同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

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大學經一章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盡心上

右以知行對言兼舉用功成功而言也

愚案大學上一節反而推之是用功下一節順而達之是成功孟子盡心知性是成功存心養性是

用功

莫我知也夫憲問　予一以貫之衛靈公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公冶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子張

右聖人希天之學屬乎智者也

愚案孔子所自言者凡四章二章是勉人為學二

章是發子貢使知聖人之學若子貢之答公孫朝

則遡孔子之所傳而明道統之有自也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右聖人希天之學屬乎仁者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學傳二章 穆穆文

王於緝熙敬止大學傳三章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

律天時下襲水土中庸三十章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

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萬章下）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為政）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述而）

右聖人希天之學仁智兼備者也

愚案成湯之日新又新文王之緝熙敬止孔子不知老之將至皆所謂無間斷者但以氣象觀之成

湯若出於有意文王孔子實本於自然性之反之有不同也又祖述憲章是上遡孔子之所傳金聲玉振是極言孔子之所藴志學至不踰矩是孔子自言其所得　又以聖人之事參之好問察言明物察倫屬乎智仰而思之亦屬乎智執中用中由仁義行屬乎仁樂取諸人若決江河亦屬乎仁身之反之亦屬乎仁此皆希天之學而於仁智各有所屬也

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公冶

右大賢希聖之學知之事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

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　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學而

右大賢希聖之學行之事也

愚案夫子告顏冉子外嘗以恭敬忠信語樊遲忠信篤敬語子張是皆主於力行而言皆徹上徹下之道也

顔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子罕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泰伯　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公孫丑上

右大賢希聖之學知行兼備者也

愚案克己復禮主敬行恕皆以用功言顔淵喟然

之歎與曾子三省之云亦自以用功言顏子不遷怒貳過孟子知言善養氣皆以成功言若子貢之論己與顏子則兼才學而言之曾子之稱顏子則於學問之中畧兼德行而言之也　又見孔門弟子類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

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大學經一章

右大人之學

愚謂知行兼備體用具全綱領條目功夫效驗莫不殫舉無如此章　又案對小子之學而言則此為大人之學通其餘諸章而言則惟入孝出弟為小子之學餘則皆為大人之學也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

右小子之學

愚案此章知行兼備而行為重也大抵大人之學

先乎理小子之學先乎事此其次第所以有不同也

人不知而不愠 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並學而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里仁 患其不能也憲問 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衛靈公

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泰伯 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禄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衛靈公

右為己之學

愚謂此皆自學者立心處言之或堅其心而使之不近名或定其心而使之不近利此其所以不同者中庸末章所引尚絅之詩亦宜與不患不知之類相從也

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學而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

夫小子泰伯　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季氏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衛靈公　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中庸十三章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里仁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

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

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離婁下

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離婁上

右反身脩省之學

愚謂此有專心於自治者有因事而自儆者又有自省與自責不同而皆為力行之事也

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述而

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子罕

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陽貨

右勉人進學之辭為不知學者言之

餘如十室之邑章我非生知章及孟子道性善人皆可為堯舜諸章皆是此類但於世子曹交則因其人而言之其餘則汎為學者言之也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雍也　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有為者譬若掘井盡心上并子罕

右勉人進學之辭為學而未至者言之

餘如學如不及逝者如斯日知其所亡深造之以道及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知之成功一也凡教人

以不可自畫者皆此類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衛靈公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陽貨

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離婁上　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

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

右儆戒學者之辭

愚謂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是不能矯輕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是不能儆惰也言不及義則近於自暴而不肯居仁由義無所用心則甘於自棄而不能求其放心夫子兩言難矣哉孟子兩言哀哉蓋深歎人之不可以不學也而其言可以互相發明如此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憲問

右明學者用心得失之機

知

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季氏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述而　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為政

右汎以義理而言之

愚謂夫子之汎言是為學者言之以盡精微為主

其告子路是因其人而言之以無自欺為主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中庸二十章

右專以達道而言之

饒子曰有格物之知有聞見之知故有知之至與

知之次不同愚謂聞見之知與格物之知不同而

格物之知又有不同者曰知至曰知止曰知性曰知天曰知天命蓋知至主乎吾心而言知止主乎事理而言知性主乎理之會於吾心而言知天主乎理之根於太虛而言知性然後知至知至則明其所當然而知止識其所以然而知天而所謂天命者不外是矣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則理猶在彼我但知其有此理而已此雖不屬乎聞見之知而去聞見之知未遠也又思知人不可不知天天

人相貫所知有淺深無彼此質鬼神俟百世則天人相對所知有彼此無淺深

行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公冶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進

右以體諸身者言之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衛靈公

右以達諸事者言之

愚案此章行字不與知字相對而子張問行問達二章自相對行無所礙之謂行行無不得之謂達夫子告之皆以德孚於人為本也

師道

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為政

右為為人師者言之

愚案温故知新論語中庸兩見之論語之所謂故是聞於人者中庸之所謂故是存於己者論語是即其一理而推見衆理之無窮中庸是全其統體而益見脉絡之精微論語是一件事中庸是兩件事

人之患在好為人師離婁上

右為好為人師者言之

愚謂論語正言為師之道孟子自是儆戒學者之辭蓋師莫病止於記問學莫病易於自足自足者且不足為學況可為人師乎

諸經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為政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離婁下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滕文公下

右總論一經之旨

愚案孔子之論詩是欲人知其要孟子之論春秋是欲人知其義王者迹熄一章是明孔子作春秋

之法世衰道微一節是明孔子作春秋之本義

又如孟子春秋無義戰之云亦總論一經之旨是

又主征伐而言者也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八佾　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

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

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

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

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

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告子下

右專論一篇之旨

愚案孔子論關雎是因關雎之詩而見文王后妃之德孟子論小弁是因高子之言而明太子之心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

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學而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八佾　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盡心上

右專明一節之義

愚謂此皆主乎一事而言者也

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

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萬章上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盡心下

右專明讀書之法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述而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子路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並陽貨

右明窮經致用之道

義利附利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

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堯曰　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大學傳三章

右以天理自然之利言之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里仁　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

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茍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梁惠王上　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盡心上　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

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告子下　放於利而行多怨里仁

右以狥私便己之利言之

愚案聖賢言利或與義對或與善對或與仁義為對蓋仁者義之體善者仁義之總名言之雖若不同其為理欲之反對則一也又義與利對以處事言善與利對以存心言仁義與利為對兼存心處事言　餘如見小利及枉尺直尋之利皆是此類

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大學傳十章

右兼天理人欲之利言之

愚謂以義利相對而言則是人欲之利以義利相貫而言則是天理中自然之利　已上利字皆以利便言若故者以利為本是以利順言知者利仁利而行之皆以貪利言利字之訓其不同如此

祭祀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八佾　子之

所慎齊戰疾述而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鄉黨

右祭祀之正者亦曰聖人祭祀之誠

餘凡喪祭之祭皆是此類今於葬祭之下詳之

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八佾　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述而

右禱祀以求福者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八佾

右當祭而不祭者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為政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並八佾

右不當祭而祭者

愚案夫子謂不知者諱之也謂不欲觀者歎之也為父母之國而諱之為先王之禮而歎之皆所以正名分為世道計也

喪祭附葬

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喪致乎哀而止張子

孟子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

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
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
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
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
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
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
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
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

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滕文公上）

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離婁下）

右本乎人心而言

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冡宰三年憲問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

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劒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

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顔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悦滕文公上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朞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盡心上

無憂者其惟文

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中庸十八章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

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中庸十九章

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

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梁惠王下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

葬予死於道路乎（子罕）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並先進）

右主乎禮制而言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

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陽貨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

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公孫丑下

右兼人心禮制而言

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學而

右自其效驗而言

文質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雍也

右以内外相對而言之

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八佾

右以先後相對而言之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八佾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先進

右矯其偏勝而言之

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顏淵

右各倚於一偏而言之

文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

子何子罕

右以道言

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中庸二十六章

右以德言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公冶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憲問

右以事言

饒子曰二章皆因謚法而言但是以謂之文是正言所以為文之義可以為文但言如此者可無愧於文之謚也

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八佾

右以禮樂制度言

餘有以典籍言者易辨今不録

言行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里仁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里仁　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憲問

右汎為學者言之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子張學干禄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並為政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衛靈公

右各因其人而言之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離婁下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中庸十三章 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盡心下

右自成德者言之

愚謂不必信果者由其德行之自然所以為大人

也必信必果者由其識量之淺狹所以為小人也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憲問

右為為人臣者言之

言辭

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離婁上　辭達而已矣衛靈公

我於辭命則不能也公孫丑上

右汎為學者言之

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

難言之得無訒乎顏淵

右因其人而言之

餘如孔門弟子有能言者有能謹言者皆見本類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衛靈公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季氏

右自交際而言之

過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公孫丑下 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述而

右仁厚之極為之

愚謂孔子自受以為過似若有過而實無過也孟子不以周公為無過周公本無過而似若不免有過也欲知二聖人之心者當各隨其事而觀之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述而 不貳過也雍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公孫丑上 太甲悔過自怨自

艾於桐萬章上　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憲問　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張

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大學傳十章　過則勿憚改學而　人恒過然後能改告子下　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公冶　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衛靈公

右義理之未純者為之

愚謂亞聖之過質之未化者為之大賢之過氣質之偏為之衆人之過氣質私心雜揉而為之太甲

之過亦衆人之過也惟能悔過所以為賢　餘有

陳賈為齊王文過一章見臣道類

小人之過也必文子張

右人欲之私為之

觀過斯知仁矣里仁

右兼君子小人之過而言

節操

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

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中庸十章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公下

右通以立身之道言之亦曰平居自守之節

餘如孟子論柳下惠之介亦是此類但君子大丈夫是學問之功柳下惠之可稱者只是資質之美未必義理之純全也

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泰伯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子罕

右專以處變之道言之 亦曰臨難自守之節

朱子曰託孤寄命是才不可奪是節　餘如論孟子之言守死善道殺身成仁見危致命舍生取義皆此類也

名聞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中庸三十一章） 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告子上）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衛靈公） 四十五十而無聞焉（子罕）

右積於中而發於外者

饒子曰中庸稱舜曰必得其名稱武王曰不失天下之顯名蓋反之不若性之之純征伐不若揖讓之順又曰武王殺紂似乎失名而實不失名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

聞（顔淵）　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茍為無本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離婁下）

右暴於外而無其實者

愚謂子張有違道干譽之失徐子有躐等干譽之病聖賢是以各因其人而言之

異端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為政　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

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
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
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
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
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
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
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
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

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
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
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
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
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
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

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滕文公下　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盡心上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子張　樊遲

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路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

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
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
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
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
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
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
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

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

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

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勲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徳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恵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

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
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
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
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
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
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
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
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

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

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滕文公上

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公下

丹之治水

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
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
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告子下 求也為
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
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
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强戰爭地以戰殺人
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
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

土地者次之離婁上　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

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强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並告子下

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為言正也

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盡心下

右聖賢闢之以義

愚謂孟子之時楊墨二家最為害道其次則有兵家農家縱横家及貨殖之徒各専一業以聾瞽天下大抵惑人心者莫如兼愛為我快君心者莫如强兵富國而皆足以重斯世之禍也故深闢之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

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

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閒曰命之矣滕文公上

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盡心下

右聖賢誘之以仁

愚謂陳相夷之均之為習異端者也然陳相倍師而之能受命之之加於相數等矣宜孟子責相之深而納約自牖之誨於夷之不隱也

四書通旨卷之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通旨卷五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龔敬身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姜士安

四書通旨卷五

元 朱公遷 撰

人倫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中庸二十章

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

右即其常道而言之

愚謂孟子自教而言故先父子中庸自政而言故先君臣中庸不言親義別序信而道之一字足以兼之矣　又案大學止善之目於五品遺其二則欲人推類以盡其餘也中庸君子之道四於五品遺其一則道所當然非所求之閨門婦女也夫婦之別必君子道之使由之豈待以責彼之道自責乎

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
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
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
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我竭力
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
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
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

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悦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

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

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為

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此之謂也並萬章上

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

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告子下

右以順處其變者言之

愚謂不得乎親而怨慕者孝之至弟至不仁而誠信喜之者友之至此其不失乎常者也封之有庳而富貴之常道之中雖有權而均之不失天理之

常也又案旻天之怨怨乎已小弁之怨怨乎親其實有不同者然自小弁而言則太子之怨不失乎親親之心可引舜事以為證不必辨其怨之同異也此孟子論小弁之意也　吾友操公琬之言曰大舜之於象也誠信喜之則聖人自然之天所以盡其愛之之心也封之有庳則聖人處事之法所以全其愛之之道也舜之處象者如此而周公之處管叔者不同其說則先儒之論備矣公名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離婁下）

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萬章上）

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

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梁惠王下

右以通其變者言之

愚謂此類皆當以權言之伊尹放廢之事見臣道類

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師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

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勲乃徂落百
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
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
是二天子矣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
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而舜既
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
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
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

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萬章上

右以其不可變者言之

父子又見孝弟類

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離婁下

右主乎教育而言之

愚謂此是父施化於其子若孟子所論父不得而子者是父見化於其子此為衆人之事彼為聖人之事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

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子路　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離婁上　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

逃遵海濵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盡心上

右主乎恩愛而言之

愚謂父子相隱即孟子論大舜之心為可見君子不親教子即孔子之於伯魚為可見伯魚未學詩禮孔子必問之而後知則其受教於他人也審矣

君臣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八佾

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離婁上

右各以當然之理言之

愚案孟子汎言君臣之道故以治民事君對言之

孔子答定公之問而論君臣之交故以使臣之禮事君之忠對言之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

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離婁下

右專以報施之道言之亦曰有爲而言之

君位

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

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

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萬章上

右專明禪受之義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

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

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

殷周繼其義一也萬章上

右兼明繼禪之義

君道又見治道主道

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並離婁上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路

右專以出治之本言之

愚案孟子兩章之旨不同一自天下國家推至於身是反推其本一言反求諸己而天下歸之是極言其效論語之言則勸戒之意具焉

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盡心下

右通以致治之要言之

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

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告子上

右論養心之道專以用人言之

定宇陳氏曰此章兩段前謂交修者不得常用其

力後謂自修者不肯專用其力 陳氏名櫟

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

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並梁惠王上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

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梁惠王下　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

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敺魚者獺也為叢敺爵者鸇也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離婁上

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盡心上

右論得民之道專以愛民言之

愚案言率獸食人者欲其持儉德以足民言不嗜殺人者欲其推仁心以育民言以佚道使民者欲其為所當為以服民言上慢而殘下者欲散其所斂以救民若謂所欲與之聚之者則兼此四章之意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

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梁惠王上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

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
王者未之有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
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
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廵狩廵狩者
廵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
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
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
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

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

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臣請為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

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

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兎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穽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並梁惠王下

右專以與民同樂言之

定宇陳氏曰沼上之對就賢者樂此説雪宫之對

就有此樂說不答賢者字愚謂洺上之對引詩書語則具有勸戒之意雪宮之對引晏子語所以作其做古愛民之心好樂之論姑以正夫樂之本四十里之囿所以正其刑之失

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泰伯

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衛靈公

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

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泰伯

右舉其標準而言之　已上皆總為人君言

愚案堯之大哉以德業言舜之恭已以君人氣象言禹之無間然兼德行事實言　餘如定公問一言可以興邦章法語之言能無從乎章皆即君道而言之一言人君當存謹畏而遠諂諛恒言之是非不可不察也一言面悅面從非難而真知實行為難為人君者當有誠心以受教也

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盡心下

右舉其大務而言之　已下皆專為諸侯言

愚案此與不信仁賢一章相對彼言治國此言治國有仁賢乃有禮義有土地乃有人民若政事者則又本於禮義而加諸人民者也此二章所言之序也

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

事獯鬻勾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
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
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
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
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
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
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

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
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梁惠王下
右因其非心而格之
饒子曰齊王交鄰國欲以術孟子說出來渾是義
理愚謂恤小事大正是交鄰國之道恭者不侮儉
者不奪亦是交鄰國之道不侮即能事大不奪即
能事小仁智恭儉未甞不相表裏也

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

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如恥之莫如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並公孫丑上

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齊景公

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絶物也涕出而女於吴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離婁上

右因其愧怍之心而勉之

愚謂此皆勉諸侯為仁之辭為仁則不受辱受役矣然其吉意亦有不同仁則榮章言榮辱在所自取而禍福當知嚮背矢人豈不仁章言擇術不可不慎而仁道所當自勉天下有道一章言事理不可不明而當求聖人以為師

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

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　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

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並梁惠王下

右因其疑懼之心而解之

愚謂此皆國君處憂患之道然必民不忍叛而後可與效死而弗去民不忍離而後可與遷國而圖

存事雖不同而皆以得民心為本也

臣道附實師

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盡心上

右以人品言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

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公孫丑下

右以職任言

愚謂居其位則當保其民不能保民則當去其位

孟子與距心言而又為王誦之亦有儆戒人君之意焉

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萬章下

右以親疎勢分言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泰伯

右以才能節操言

事君盡禮人以為謟也八佾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衛靈公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憲問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季氏

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

矣離婁上　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離婁上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矣告子下　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閒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

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滕文公下

右以事君之道言

愚按聖賢之言有以謙卑順承為主者有以維持調護為主者蓋事君之禮匡君之義莫非臣道之當然也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

年仲壬四年大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大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萬章上

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大甲於桐民大悅大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盡心上

右以處變之道言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

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陽貨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告子下

右以小人心術言

餘如孟子論今之事君者及善戰者連諸侯者辟草萊任土地者皆謂當時人臣各以異端小道事其君亦鄙夫罪人之徒也故特深闢之見異端類又有陳賈為齊王文過一章亦責賈以小人之

道事其君也賈之爲人也內而有患得患失之心外而有長惡逢惡之術故順之而又爲之辭如此

三章之旨自可互相發也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

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内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

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

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公孫丑下

右言賔師自處之道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

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離婁下

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為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公孫丑下

右言賔師臣道之不同

朋友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季氏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衛靈公　君子以

文會友以友輔仁顏淵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　無友不如己者學而　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萬章下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

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張子

右自取友而言之

愚謂孔曾之言以知人為本而取友不可以不慎孟子之言以進善為本而取友不可以自足凡此皆主乎修巳而言進德之事也若朋來遠方則主乎及人而言成德之事也　餘有逢蒙學射一章亦自取友而言但其人其事無足論者今不具

與國人交止於信大學傳三章　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治　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顏淵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鄉黨

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

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顔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羮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禄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

其義一也萬章下

右自交友而言之

愚謂不可有挾者交友之誠主乎敬信者交友之本車馬不拜者交友之義不可則止所以全其友也死於我殯所以盡其交也此則友道之變也

餘如切切偲偲責善朋友之道朋友數斯疏矣皆是此類

名分

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並八佾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

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並季氏

右聖人憫亂之心

愚案此皆為諸侯大夫強僭而發而其辭則有輕重不同孰不可忍責之也奚取於三家之堂譏之也夷狄之有君傷之也嗚呼於泰山之旅不觀於既灌之後歎之也五世三世希不失以至三桓子孫之微則皆儆戒之微意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先進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子路

右聖人防亂之意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

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憲問

右聖人撥亂之志

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子路

右聖人救亂之本

愚案衛輒之事兩見於論語必也正名是夫子正言其義不為衛君是因論夷齊而知夫子不與之心大抵衛輒之事非夫子不能正夫子之心非子貢不能知

世俗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射不主皮為力不同

科古之道也並八佾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也並雍 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中庸三章 魯衛之政兄弟也子路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衛靈公 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陽貨 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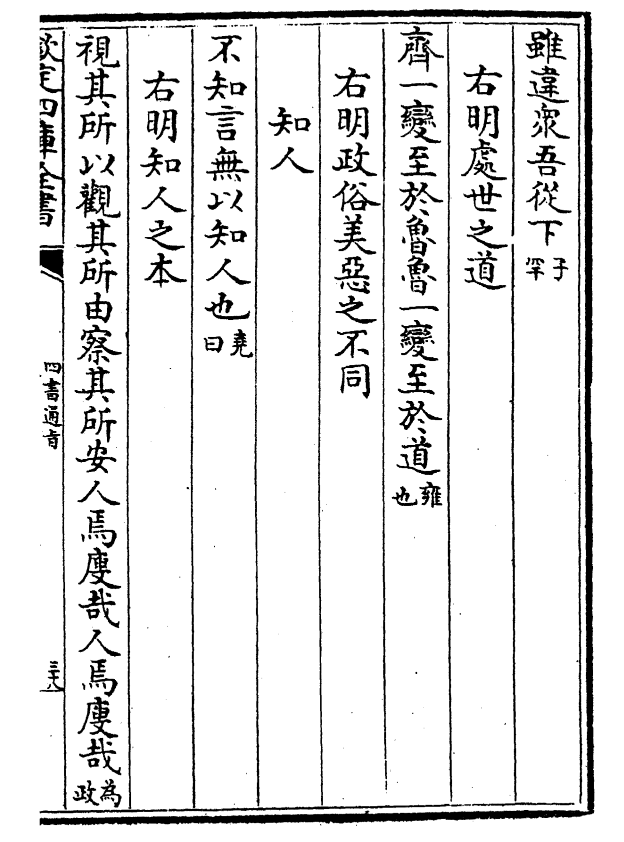
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並盡心下）

右歎時之衰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八佾）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先進）　以約失之者鮮矣（里仁）　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述而）

右救時之弊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



雖違衆吾從下 子罕

右明處世之道

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也 雍也

右明政俗美惡之不同

知人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堯曰

右明知人之本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為政

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離婁上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　觀過斯知仁矣里仁　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公冶長　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先進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並衛靈公　鄉人皆

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子路　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羮見於色盡心下

右明觀人之道

愚謂自知言而言之則知言可以知人自觀人而言之則容貌辭氣乃觀人之一節故孔子於論篤猶有疑孟子謂聽其言而又必觀其眸子也　又知言知人是汎言其理聽言觀行是因宰我而言

之

用人

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微子

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爲巨室則必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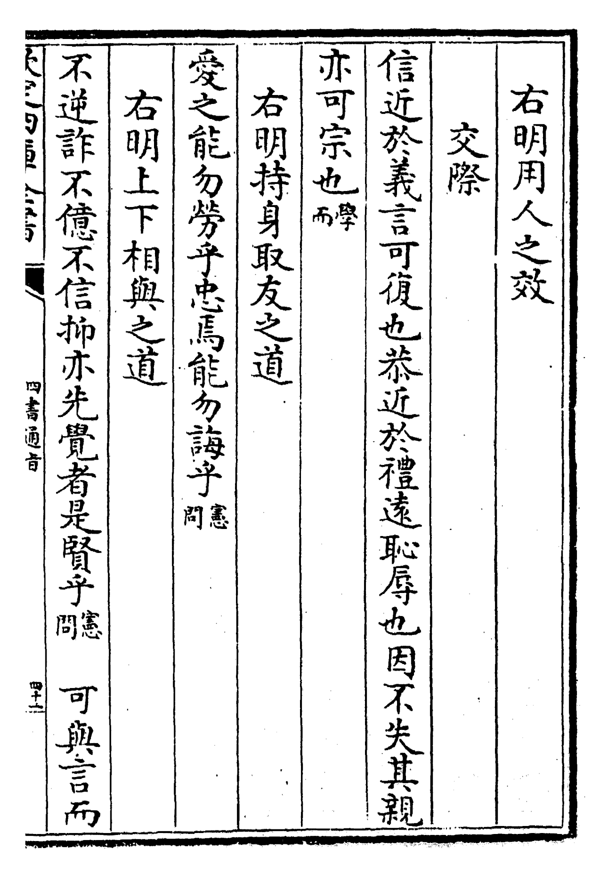
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梁惠王下）

右明用人之道

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為政）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

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泰伯）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顔淵）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並憲問）



右明用人之效

交際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學而

右明持身取友之道

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憲問

右明上下相與之道

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憲問　可與言而

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衛靈公

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里仁

右明見幾之智

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顔色而言謂之瞽季氏

右明事上之禮

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陽貨

右明御下之道

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盡心上

右明待賢之禮

愚案此章是君交乎臣所主者在愛敬之實萬章問交際一章是臣交乎君所主者在禮義之正若繆公之於子思亟問亟餽鼎肉是知愛敬而不知所以愛敬之道子思以為君之犬馬畜伋也此謂君之於臣不以私恵而為禮臣之於君不以小恩而為徳此與豕交獸畜之旨相發云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鄉黨

右聖人待物之誠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雍也

右聖人事上之禮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

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陽貨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瞯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瞯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滕文公下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閒矣問

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為其不成享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告子下

右聖賢處物之義

愚謂子見南子是委曲以盡當時之禮往拜陽貨而時其亡是於禮之中而裁之以義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

之聞之陽貨

右聖人教人之道

餘如孟子隱几以絶留行者亦是此類

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顔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

子不悦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萬章上

右聖人親賢之實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惟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述而

右聖人容物之仁

餘如孟子與匡章遊亦是此類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甞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甞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公孫丑下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

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離婁下

右聖賢惡惡之義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憲問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曰克有罪　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並離婁上）

右聖賢責善之道

愚謂孔子之於原壤是待故人之意故猶忠誠愷切以責之也孟子之於右師是待小人之道則嚴以自持絶之而已矣　餘見孔子氣象類

義命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

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中庸十四章

右兼義命言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泰伯　君子思不出其位憲問

右專以分義言

愚謂思不出位汎以地位言不在其位專以職位

言

富貴貧賤

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　公卿大夫

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告子上 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盡心上 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禄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衛靈公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並里仁 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 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

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_{孟盡心上}

右以内外輕重而言之

富貴在天_{顏淵}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_{述而}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_{先進}

右以命分而言之

餘如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亦是此意但聖人於此初不以命決之顧義理何如耳其以命言者皆倣人之辭也

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盡心上

右兼義命而言之

餘如君子素位而行一章亦是此類若孟子乞墦之喻則為不知義命者言之使知所戒焉又此類之反對也

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憲問

右自常情而言之

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盡心下

右即其所守而言之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學而

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子罕

右即其所能而勉之

愚謂無諂無驕是子貢之所能不受命而貨殖者是子貢之所失夫子以不受命之語儆之無諂無驕必因是而後有得也

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雍也　回也其庶乎屢空先進

右即其所能而稱之

愚謂顔淵子路子貢孟子皆爲以理自守者然守之近於自然者顔子也守之篤而其進未已者子貢也守之固而自許其能者子路也守之嚴而不免以已方人者孟子也是其所守者雖同而其氣象不同則如此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泰伯　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

若固有之盡心下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述而

右即其心之所安而言之

愚謂有天下不與者是不為外物所役若將終身若固有之者是不為外物所遷飯疏食飲水樂在其中者是不為外物所累安土敦仁聖之至也

又案孔子渾然天理故貧富不能動其心顏子能克己復禮故不以貧富動其心此孔顏之所以分

也

困窮患難

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述而 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子罕

右聖人知天之智

愚謂二章之旨一以道自任一以德自任聖人於此不待決之於天而後泰然特以曉當時從行者

而安其心耳

在陳絶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衛靈公

右聖人安土之仁

已上三章見孔子處困戹之道若孟子言無上下之交則明孔子離困戹之由其如予何是知天之智微服過宋是處物之義思患豫防正以順乎天也此所謂並行而不相悖也　又孔子兩言其如

予何一言其如命何饒子曰如命何是我之命在天如予何是天之命在我在天者不可必在我者可必

子畏於匡顔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先進

右聖賢處物之義

餘如孔子言殺身成仁孟子言舍生取義皆明處憂患之道也朱子曰孔子之言是以仁決之孟子

之言是以義決之蓋仁人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

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

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曽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

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告子下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盡心上

右以困窮患難為修省之幾

辭受取予

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離婁下

右正言取與之義

愚案舍生取義一章自一簞食以下可與此章互相發明此欲人於取與之際審夫義理之中彼欲人於辭受之際存其本心之正

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盡心下

右專論觀人之法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

喪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雍也　顔淵死顔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先進

右因用財而見處物之義

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

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賮辭曰餽賮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公孫丑下

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曰周之

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

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萬章下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禄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孟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

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

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公孫丑下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

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滕文公下　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

孰大於是盡心上

右因論辭受而見處物之義

愚謂仕不受祿與不受萬鍾則義之中有見幾之智孟子之於齊宋薛子思之於魯繆公則義之中見交際之禮傳食諸侯一章則言人之有功者我當食其人主於食人者而言也不素餐兮一章則言見食於人者必有功於人主於食人之食者而言也是皆孟子自道之辭所以解門人之惑者如

此萬章問交際一章亦兼辭受之義與交際之禮而言之而闕文疑義居多故不具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萬章上

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隣而與之公冶長

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

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

生鶂者己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鶃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滕文公下）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盡心上）

右因論人而見處物之義

愚謂伊尹之一介不取與亦其義之合於聖人者故孟子稱之如此若微生之與害於直仲子之操害於廉則皆不合於義者也是故夫子以微事斷之孟子以大節斷之欲人以之為戒耳

四書通旨卷五